美国宗教与社会  
**Religion and Society of the United States**

**授课教师**银培萩 青年副研究员（[yinpeiqiu@fudan.edu.cn](mailto:yinpeiqiu@fudan.edu.cn)）

**目录**

[第一讲 导论：西方宗教信仰与科学理性 2](#_Toc212746186)

[一、为什么要学习美国宗教与社会 2](#_Toc212746187)

[二、古典文明与宗教 2](#_Toc212746188)

[三、中世纪文明与宗教 3](#_Toc212746189)

[四、现代文明与宗教 3](#_Toc212746190)

[（一）宗教改革 3](#_Toc212746191)

[（二）宗教改革与政治 4](#_Toc212746192)

[（三）宗教改革与艺术 4](#_Toc212746193)

[（四）天主教改革 5](#_Toc212746194)

[（五）宗派在美国的延续与变革 5](#_Toc212746195)

[第二讲 马克思主义宗教论述 6](#_Toc212746196)

[一、异化与宗教 6](#_Toc212746197)

[（一）异化与扬弃 6](#_Toc212746198)

[（二）宗教与意识形态 6](#_Toc212746199)

[（三）费尔巴哈的“类”理论 7](#_Toc212746200)

[（四）《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宗教的批判 7](#_Toc212746201)

[二、宗教与阶级 8](#_Toc212746202)

[第三讲 美国宗教的社会基础：革命、族群、同化 9](#_Toc212746203)

[一、美国宗教信仰的时空差异 9](#_Toc212746204)

[二、美国宗教社会基础的历史回顾 10](#_Toc212746205)

[三、族群：种族、宗教和祖籍民族的组合 10](#_Toc212746206)

[（一）族群与亚社会 10](#_Toc212746207)

[（二）亚社会因素的横轴与纵轴 11](#_Toc212746208)

[（三）美国社会的同化模式 11](#_Toc212746209)

[（四）信仰与行为的分离：想象的宗教 12](#_Toc212746210)

第一讲 导论：西方宗教信仰与科学理性

2025.9.11 / 2025.9.18 / 2025.9.25 / 2025.10.9

一、为什么要学习美国宗教与社会

在美国的社会土壤中，宗教是社会整合与道德秩序的基础。相比之下，宗教在中国的乡土无法承担这种功能——中国的民间信仰是实用甚至功利的，这导致中国的民间信仰呈现一种“民主”“灵活”的奇态。这意味着，宗教在不同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耳熟能详的《阿甘正传》《教父》两部电影都表明，包含集体主义与宗教的道德文化，是美国社会的基石、粘合剂。

在美国，宗教也意味着一种政治身份与政策驱动力。在一部分的美国选民群体中，宗教就彰显着政治身份。例如，对堕胎议题的不同态度，基本就能区分出共和党与民主党——共和党往往会支持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民主党则更强调个人奋斗与科学的力量；在去年夏天遭刺杀后，特朗普也更致力于推动基督教价值观，利用传统保守宗教力量赋能自己的治理。

美国的社会发生着变化，保守主义者们“永远保持《阿甘正传》式的生活”的幻想已经破灭。宗教也是文化冲突与人口结构的变量。在巴以新一轮冲突后，在外交上相对亲近以色列的美国，其不少大城市却都爆发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游行——这些抗议者多发生于精英大学中，他们以世俗的视角同情巴勒斯坦人的苦难；但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人较多的红州，这样的抗议比较少。此外，阿拉伯世界的移民导致了美国人口结构的改变，在宗教的参与下也导致了更激烈的冲突。

美国宗教还是美国经济与全球影响力的延伸。美国的宗教团体每年通过捐赠和活动产生约745亿美元的收入。如果将所有基于信仰的组织（如医院、学校、食品服务和其他宗教附属企业）都计算在内，则总经济影响估计约为每年3780亿美元。此外，美国还有很强的改变他国宗教信仰的能力，其外交政策也支持这么做。例如美国在战后成功将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变为了一个有相当多基督教人口的国家。21世纪以来美国所提倡的“宗教自由”，往往是一种积极自由，即改变信仰（改信基督教）的自由；但一些文明更希望保护“消极自由”，即保持自身传统信仰的自由；这两种自由之间存在着张力。

美国宗教面临着结构性危机与未来的挑战。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主流宗教基督教的信众比例一路下降，其余宗教（如伊斯兰教）则一路上升。这种情况导致了歧视问题，作为一种世俗的右翼意识形态的排外主义与基督教合流——如在“9·11”事件后美国社会对穆斯林的歧视。这种情况还导致了堕胎、性少数等公共问题上的分裂甚至倒退——在拜登任期大幅推广DEI后，美国社会保守思潮反弹，宗教亦参与其中。

综上所述，宗教对美国意味着什么？一方面，它是对抗个体原子化、维系慈善网络与道德共识的传统支柱；另一方面，其政治化催生了文化战争、外交干涉与暴力正当化。基督教不再是单纯的灵性归属，而演变为定义身份、划分阵营、争夺权力的核心符号。

二、古典文明与宗教

在宗教产生之前，部落里的祭司承担着类似于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更准确地说，是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的职能。在宗教产生后，地主、税吏控制着财富，教会则控制着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教会是当时最具有软权力的角色。宗教产生时，其与世俗权力是有冲突的：世俗权力掌握有暴力机器，宗教不掌握暴力机器却能让许多人听命于它。为了解决这一冲突，世俗权力与宗教就进行了结合，形成了君权神授的封建时代。

在西方宗教产生之前，希腊与罗马有各自的文化传统。在希腊化时代，曾盛极一时的希腊哲学开始主张犬儒、避世、享乐、禁欲；琐罗亚斯教、佛教等东方宗教也开始传入“来世”等思想。罗马繁荣末期的君士坦丁大帝时期，基督教开始在民间兴起。基督教是一种一神教（耶和华）——这在很大程度上受东方的一神教膜拜影响。

基督教刚兴起时是受迫害的，如公元64年的罗马城大火。313年，罗马颁布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信徒与其他宗教信徒有了平等地位。4世纪末，基督教被世俗政权接纳，成为了罗马的国教。不久后，罗马帝国崩溃，这也导致基督教分裂为了东西两部分：西罗马帝国及其后的西欧由天主教统治，拜占庭帝国则由东正教主导。

三、中世纪文明与宗教

在中世纪，伊斯兰教是对欧亚大陆的整体化有着最密切关系的宗教。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由穆罕默德创立于阿拉伯半岛。早期伊斯兰教处于政教合一之中；自创立起，其政权的法律就采用了伊斯兰教的沙里亚教法。632年，穆罕默德去世，非阿拉伯人的穆斯林（“马瓦里”）被排挤，此时他们面对的问题即是：宗教如何成为一个多民族的信仰共同体？在倭马亚王朝时期，马瓦里在商业上取得了重要的地位。

750年，阿拔斯王朝建立；762年，阿拔斯王朝迁都巴格达，之后接纳了马瓦里。马瓦里借助阿拔斯王朝的力量，推翻了旧贵族，伊斯兰教从此从一个阿拉伯人的宗教变为了一个普世的宗教，也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波斯文化随后也加入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多元性开始出现，并在一定时间内保持了繁荣与稳定。632年至750年，地中海成为了伊斯兰教的“内湖”；11世纪至15世纪，印度洋也成为了伊斯兰教的“内海”；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传播感到了惊恐，于是就出现了11世纪至14世纪的“十字军东征”。

在拜占庭帝国，希腊语是其主要语言。拜占庭帝国的鼎盛时期是9至11世纪，其领土包括克里特岛、巴尔干半岛、叙利亚北部、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地。拜占庭在当时较先进的制度是皇帝和东正教之间的支持关系；10世纪选举“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时，明确了这种关系是“相互看得上”。

四、现代文明与宗教

（一）宗教改革

经济学定义的现代化是“一个提高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使人均生产力增长的过程”。现代化之前，人类社会考虑的是“保持”。欧洲近现代的科学革命可分为自然科学革命和社会科学革命，前者是后者的先导，后者则揭示了教会作为吸血集团的地位。

于是，16世纪的宗教改革规定了“教随国定”——改革宗教是推翻（或改革）世俗王权的必要前提；中世纪的欧洲政教关系正是君主、教会与宗教的紧密结合，宗教从精神上控制人民，贵族提供军事权力，这两者则效忠于君主。宗教改革发生于德国（神圣罗马帝国），其经济原因在于苛捐杂税、宗教压迫造成的尖锐矛盾；政治上，诸侯过多导致世俗君主无法对抗教会；识字率低，《圣经》又以拉丁文写就，教会垄断了人与上帝沟通的通道。

1520年，路德在维滕堡张贴《九十五条论纲》，提出教会是不必要的，个人可以直接和上帝沟通，阅读圣经——这就是路德宗教改革思想之一，“直接信仰”。

路德宗教改革思想之二是“温和改革”，即不直接抨击教会，而是采取了一种迂回的方式：

如果教皇知道的话，他宁愿不修圣彼得大教堂，也不会下面的各级教会去卖赎罪券的。

——马丁·路德《九十五条论纲》，第49论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到：在中世纪，在当前世界工作是为了之后能得救，但路德说，无论怎样努力，得不得救都是上帝决定好的，不能够通过工作来影响是否得救。这也就是路德宗教改革思想之三，“得救预定”。

路德提出宗教改革思想后，宗教改革派内部也分化出许多派系，此处我们以“关于圣餐的辩论”作为例子。圣餐（Euchuarist）是教会给做弥撒的人分发的面包和葡萄酒。宗教改革期间一个重大问题是：这个葡萄酒是不是基督的血？面包是不是基督的肉？即，基督的存在是不是体现在面包和酒里？路德宗新教认为，耶稣的血肉与圣餐是同在的。加尔文宗认为，耶稣的血与肉是“精神性的”，即其精神存在于圣餐中，但不是圣餐的实体。茨温利派认为，耶稣的血肉是象征性的，圣餐起到的是缅怀的作用。

（二）宗教改革与政治

关于政治制度的问题也是争论点之一。1509年，亨利八世成为英国国王，确立新教作为英国国教（后来的圣公会）；法国、西班牙等国则仍由天主教会统治。有关政治制度也有一些问题，例如：谁能反抗国王？路德宗认为，唯有其他受神命的掌权者，尤其是下级行政长官，才能反抗国王以及其他最高行政长官。加尔文宗则认为，任何民选行政长官都可以反抗国王。宗教改革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影响到了后世的思想家，如约翰·洛克的《政府论》。

宗教改革与选举政治也有关，例如怎么限制教皇的问题。圣彼得是当时耶稣的第一批使徒，他和圣保罗都葬在罗马，罗马这个圣地就成为了教皇合法性的基础。1378年后，存在两个分庭抗礼的教皇，分别在罗马和法国；1409年后，第三个教皇出现，每一位都希望自己能成为正统教皇。此时，召开会议以确定唯一的教皇就很有必要。1414年的康斯坦丁会议宣称其权限大于教皇，废除了两个自称是教皇的人，说服了第三位教皇退位，并选出了马丁五世取代他。这场会议把教廷的运作从宗教的逻辑迁移到了政治的逻辑——“主权在民”。教会全体会议有高于教皇的权威的主要理论的论述是巴黎大学校长格尔森完成的，他认为教会内部的制度建设，实际上是选举制度。

宗教改革后，温和的路德宗主要在德意志地区传播，并由1555年的《奥格斯堡合约》确定了“教随国定”。激进的加尔文宗主要在法国和荷兰传播。还有一派是英美新教，如1534年亨利八世确立的国教；圣公会也有一些妥协，如贵族保持天主教仪式；而那些最激进的新教徒、自认为受圣公会迫害的人们，则在后来乘坐着“五月花”号来到了北美。正因此，美国人将新教看作建国的契机，也是美国民族性的起源之一。

（三）宗教改革与艺术

在宗教改革之前，绝大多数艺术品都与宗教有关，并具有特定的功能——图像是大多数不识字的教堂信徒的《圣经》，帮助人们记忆《圣经》内容，激发情感共鸣，增强信徒的信仰。《圣经》明确禁止偶像崇拜，图像或雕塑充当了媒介，将祈祷传达给其背后的圣人。

天主教的艺术存在大量偶像崇拜。天主教会认为，基督、圣母玛利亚、圣人和天使的雕像，是他们所代表的圣人和《圣经》事件的视觉提醒，有助于激发虔诚，鼓励祈祷和冥想。787年，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正式确认了圣像的使用，并明确规定，对圣像的尊崇应归于其原型，即被描绘的人物，而非雕像本身。中世纪天主教艺术与宗教崇拜、教诲功能紧密相连，通过绘画、雕塑、彩绘手稿和纪念性建筑等各种媒介传达。

中世纪早期对耶稣的描绘侧重于其神性：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但从未受苦，这类受难图像被称为“胜利的基督”（Christus triumphans）。在中世纪晚期，许多传教士和作家探讨了另一类型的基督，他遭受的苦难与人类的苦难如出一辙，如中世纪晚期（13至15世纪）的灵修作品描绘了基督的苦难形象。这样的描绘使得信徒与基督能够共情，从而也达成了宗教改革的“人与神直接沟通”的目的。

然而，这些神学上的细微差别几乎不会引起普通的民众关注，他们发展出各种圣人的崇拜，这些崇拜更接近异教传统而非基督教传统。

（四）天主教改革

面对宗教改革带来的危机，天主教内部的保守主义精英于15至16世纪展开了自我改革。在内部，天主教会召开了特伦托会议，禁止出售赎罪券，禁止主教高薪，对每个教区牧师进行培训，制定“禁书”目录。在外部，西班牙贵族罗耀拉创立了耶稣会，进行军事化管理，在1542年建立了异端裁判所，并派出大量传教士进行海外传教。

17世纪的英国革命确立了宗教自由，18世纪的启蒙运动掀起了质疑宗教的浪潮，19世纪的美国建国则确立了政教分离。

总而言之，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对基督教的打击是多维度的：科学革命改变了认识论，启蒙运动宣扬了理性和进步，宗教塑造的世界观遭到了挑战——无神论、自然神论、不可知论者越来越多。君主、教会、贵族作为中世纪的三个精英集团，它们之间的三角同盟已然破裂，教会已被排斥，君主和贵族也独木难支，新的集团——资产阶级就这样登上了历史舞台。

（五）宗派在美国的延续与变革

新教在美国再次分为数个宗派（denomination），包括：

* **天主教（The Catholic church in America）。**美国的天主教主要是由欧洲移民带来的。美国天主教的“民族教区”强调美国教会的独立性，“领土教区”则强调对罗马天主教廷的依附性。1908年，民族教区与领土教区合并为一个整体。
* **英国国教（The Church of England / Anglican）。**英国国教在宗教改革过程中弥合了旧贵族和新贵族的矛盾，相对不那么激进，有着融合的教义，其教阶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天主教的制度。在美国的英国国教同样尊奉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英国国教也保留了天主教的权威结构，是自上而下的。
* **（美国）圣公会（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美国圣公会分裂自英国国教，其权威模式是先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

下面几个宗派是正统的新教宗派：

* **公理会（Congregational）。**源自16世纪英国的清教运动，强调自治。
* **路德宗（Lutheran）。**源自16世纪的宗教改革，后来在美国又分裂为两个宗派。
* **长老会（加尔文宗，Presbyterian）。**源自16世纪的宗教改革，是苏格兰国教，设有长老和执事（Elder and Deacons）。长老会在美国政治中处于更加激进与文化进步的位置。
* **卫理公会（循道宗，Methodist）。**源自18世纪的英国国教改革，强调会众间联系。
* **浸信会（Baptist）。**源自17世纪初英国的国教运动，提倡政教分离。浸信会是一个典型的纵向教派被横向文化分割得较为严重的教派，例如美国南部浸信会属于较右的福音派组织，但其他美国浸信会则大多偏左。
* **贵格会（宗教之友，Quakers / Friends）。**源自17世纪初英国的国教运动，强调平等。

以下是大觉醒和千禧年派（Millenarianism）中的宗派：

* **摩门教（Mormon）。**发源于20世纪，官方全称为“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the Latter-Day Saints）”。摩门教自称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但并不被大多数的美国其他主流教派承认。
* **震颤派（The Shakers）。**发源于18世纪，与早期贵格派有联系。禁欲派，崇尚性别平等、集体生活。
* **奥奈达公社（Oneida Community）。**发源于19世纪，崇尚完美/优生学（Perfectionism）、集体生活以及“复杂婚姻”。

第二讲 马克思主义宗教论述

2025.10.16 / 2025.10.23

一、异化与宗教

（一）异化与扬弃

异化（Entfremdung）又译疏离，是指原本自然互属或互和谐的两物彼此分离，甚至彼此对立。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马克思首先把异化同私有制的统治和私有制统治下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用异化来分析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在这个分析过程中，马克思经常用宗教作为例子来解释异化。

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质，就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

在宗教中，人的幻想、人的头脑、人的心灵的活动，是不取决于他个人的，也就是说，它是作为某种异己的活动，神灵的或魔鬼的活动的，同样，工人的劳动也不是他自己活动。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

对于异化，马克思倡导扬弃。扬弃是使外化返回到自身的、对象性的运动，即返回自身。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文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对真正人的生活这种人的不可剥夺的财产的要求，就是实践的人文主义的生成一样。

（二）宗教与意识形态

马克思认为，宗教是意识形态的一种。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不是独立的。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观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符合实际生活的第二种观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看作是他们的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意识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物。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这是哲学家们一切想象的现实基础。

唯物史观是从一定历史时期里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出发，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

——弗雷德里希·恩格斯

（三）费尔巴哈的“类”理论

宗教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关系、心灵的关系，过去这种关系是在现实的虚幻反映中（借助于一个神或多个神这些人类特性的虚幻反映）寻找自己的真理，现在却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在我和你之间的爱中寻找自己的真理了。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指出，人有“类”的本质。类本质使每个具体的个人能够在无限多的不同个人中实现自己。真正人的生活以友谊和善良的关系，即以爱为前提，这些都是类的自我感觉，或关于个人属于人群这种能动意识。费尔巴哈也承认人与人之间真实存在着利益的相互敌对和对立关系，但他认为这种关系不是来自阶级社会的历史的现实条件，而是来自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来自人与类生活的脱离。

为了使上帝富有，人就必须贫穷；为了使上帝成为一切，人就必须成为乌有。人在自身中否定了他在上帝身上加以肯定的东西。马克思在这里利用了费尔巴哈的术语，并且创造性地吸取了他的思想：人把他的“类本质”、他的社会性质异化在宗教中。

宗教以人同动物的本质区别为基础，以意识为基础，而意识严格说来只是在存在物的类成为存在物的对象、本质的地方才存在。

（四）《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宗教的批判

德国哲学界的所有著作中，最重要的是用来批判宗教的；不过，这种批判没有以社会发展为出发点。

——卡尔·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

1. 宗教方面的关系就如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一样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
2. 自我异化只有通过他人才能表现出来，并且，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个人发生的关系上。宗教的自我异化也必然表现在俗人同僧侣或者俗人同耶稣基督（因为这里涉及精神世界）等等的关系上。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同其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术驾就是实践的。因此，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间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人的关系。
3. 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到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私有财产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复归到自己的存在。
4. 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人内心深处的意识领域中，而经济的异化则是现实生活的异化。因此，异化的扬弃就包含两个方面：意识领域和外部世界，或者是观念的生活和现实的生活。
5. 马克思正是基于宗教异化和经济异化之间的差别，从而认为在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无神论是不同的。

无神论最初还远不是共产主义；那种无神论毋宁说还是一个想象。所以，无神论的博爱最初还是哲学的、抽象的。

——卡尔·马克思

无神论是对神的否定，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否定而肯定人的存在；社会主义，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中介，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像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一样。

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

目前，美国人口中增长最快的信仰是无宗教信仰，而这一群体也更贴近强调自由的民主党——民主党对人的自由的肯定，也就意味着对宗教的否定

二、宗教与阶级

20世纪早期流行过一种观点：基督教是穷人的宗教。有学者认为，基督教在最初的时候，是被压迫人民所信仰的宗教；所有的宗教都处于“社会底层”；基督教的本质是一场无产阶级的社会运动，而且在一段短时间内，达到了真正的共产主义。事实上，当基督教草创而虚弱时，基督教也确实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了底层之间情感的共鸣与团结，说是达到了“共产主义”也有一定道理；但当基督教会扩大为罗马教廷，形成各种制度，乃至于售卖“赎罪券”时，基督教就成为了官僚。

20世纪后期的研究表明，基督教徒来自一个广泛的社会范围，并且源源不断流入教会，他们可能还来自那些依附于领导者的家庭；早期教会中“富有的资助者”对基督教事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基督教中有很多社会中下层，这是因为当时社会的结构普遍包含大量中下层人民。

基督教本来是中下层人民的小宗教，后来不断发展，成为了涵盖各阶层的宗教。可见，不应该低估宗教吸引各社会阶层的可能性。

有学者提出了两种“新宗教”组织模式：

* **Sect：**一个传统的宗教实体中出现一部分人，从原有的宗教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小教派。
* **Cult：**不是原有教派的一个新型组织，而是一个全新的信仰。有些是持有新的观点的人，有些是外国宗教传入本国，发展新的信徒。

宗教不是某一阶级的，它属于失望的人。各阶级中必然有一些人，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能提供这种安慰的，不是哲学，哲学是不以普通人的思想为对像的。安慰以宗教形式出现，在追求这种思想安慰，设法从外在世界遁入内在世界的人中，大多数必然是奴隶。正是在这经济、政治、智力和道德的总解体时期，出现了基督教。

恩格斯指出，宗教的反面并不是无神论。作为与宗教相对的无神论也是一种宗教，或者是意识形态。无神论的消失只有当其社会基础消失之后才会消失。和工人无财产相适应的世界观是他们头脑中无幻想。

16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也根本是为着十分明确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同稍后时期英国和法国的国内冲突完全一样，都是阶级斗争。这许多次阶级斗争隐蔽在宗教外衣之下。

——弗雷德里希·恩格斯

第三讲 美国宗教的社会基础：革命、族群、同化

2025.10.23 / 2025.10.30

一、美国宗教信仰的时空差异

信仰会随时间推移而改变，以美国为例：

|  |  |  |
| --- | --- | --- |
|  | **成长背景** | **社会价值观** |
| **婴儿潮一代（1946-1964）** | 战后经济复苏与繁荣期 | 相对传统，对制度信任度很高 |
| **X世代（1965-1980）** | 经济滞涨与冷战末期，见证个人电脑兴起 | 务实且怀疑，倾向个人主义，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
| **千禧一代（1981-1996）** | 经济全球化与互联网兴起 | 开放多元，支持平权与气候变化 |
| **Z世代（1997-2012）** | 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全球不确定性 | 价值多元且务实，对制度信任度低，重视真实性 |

此外，信仰在空间分布上也会有差别。

在美国，存在纵向和横向的信仰差异。纵向宗派影响来自于欧洲宗教源流，横向文化切割则包括保守-进步、族裔（肤色）、教育程度、性别等。例如，在同是新教的范畴内，白人新教徒和黑人新教徒有较大不同，后者主要支持民主党，前者的白人福音派则主要支持共和党。

当下，共和党更强调传统的性别分工与性别气质，使得许多男性受这种文化的困扰，但其中黑人男性更倾向于接受这种性别分工和气质，所以黑人男性也会支持共和党。

二、美国宗教社会基础的历史回顾

要考察美国宗教的社会基础，需要先回顾历史。

都铎王朝亨利八世时期，进行了宗教改革，建立了英国圣公会，分配教会财产，独立于罗马教廷。斯图亚特王朝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期间，强制推行圣公会，清教徒反抗。1640年长期国会至1688年光荣革命、威廉一世登基，《权利法案》确定了民众的基本权利。1763年，英国取代法国获得北美殖民地，英国加强了直接控制，增加税收，禁止移民至西部。

1774年第一届大陆会议考虑了是否革命的问题，后来发生了波士顿倾茶事件，《魁北克法案》出台；1775年第二届大陆会议期间，潘恩《常识》发行，全球属灵重生。

独立战争时期，美国白种人口主要是来自英格兰的新教徒，也吸收相当数量的德意志人、苏格兰-爱尔兰人，以及人数稍少一些的法兰西人、荷兰人、瑞典人、瑞士人、南爱尔兰人和波兰人，还有数量很少的来自欧洲其他民族的移民。天主教徒也拥有一定数量，主要居住在中部的殖民地。犹太人属于早期抵达的居民，但数量很少。除了基督教贵格会和少数传教士以外，白人殖民者整体上是以轻蔑和敌视的态度在对待土著印第安人和他们的文化。

三、族群：种族、宗教和祖籍民族的组合

（一）族群与亚社会

“我”在这个世界和社会中只与某个群体而不是其他任何群体分享一种持久和亲密的群体认同意识。“族群”（ethnic group）这一概念指的是美国疆界内的某类群体，可能指的是以种族、宗教信仰、祖籍民族来定义的任何一个群体，或者是这些范畴的某种组合。种族（race）指的是遗传基因的不同组合而造成的特性，体质方面如肤色或头发类型的差异。宗教和祖籍民族（national origin）二者都是文化现象，也各有十分不同的制度背景。

在美国常见的对自我的层次界定如下（越后即越外部，关系越疏离）：

* 自我；
* 祖籍民族：英格兰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
* 宗教：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等；
* 种族：白人、黑人、蒙古人种；
* 国籍：美国人。

族群身份是历史性决定的。“身份”（status）不可能根据自我意愿而随意改变。绝大多数美国人所享有的内在的社会和心理范畴还是会把人放在某个位置，并给他一个“名字。群体范畴一旦在人们的情感中建立起来，就具有了自己的社会惯性，也就不再简单的是个人意志和行动可以决定的。

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指出，“命运的相互依赖性”是群体构建的基础元素。存在于过去年代的人与人的相似性或差异性，在任何时候都必然对群体的构建扮演一定的角色，通过历史上社会群体构成的沉淀以及在这样的沉淀中产生的有关群体身份的社会心理预期，说服或迫使我们接受某种群体身份认同。

政治疆界内，包含着一系列以族群认同为基础的“亚社会”（subsociety）。族群亚社会的组织网络、非正式社会关系和组织活动，预先占有其成员的几乎全部初级群体关系，同时，其成员们跨越族群边界的次级关系则出现在一个“更大的社会”里。

|  |  |
| --- | --- |
| **组织** | **族群性** |
| 政治的 | 大多数是混杂的 |
| 经济的 | 大多数是混杂的，但是存在重要的例外情况 |
| 教育的 | 部分混杂——教区学校，在社会活动中存在某些隔离证明公立和私立非教区学校体系的正式结构存在着混合型影响 |
| 宗教的 | 族群封闭 |
| 家庭的 | 族群封闭 |
| 娱乐的 | 在人们参与活动时出现族群封闭，除了在大众娱乐型功能出现的非个人关系 |

（二）亚社会因素的横轴与纵轴

美国这个民族社会中参与创造“亚社会”的因素有垂直和水平两种。垂直方向的分化因素是种族、宗教和族群；水平方向的分化因素如职业、教育、居住地等结合在一起时，就产生出来一个高度分隔的社会结构。垂直和水平因素例如：

* **垂直因素**
  + **种族：**白人/黑人
  + **宗教：**新教徒/天主教徒
  + **族群：**波兰人/意大利人
* **水平因素**
  + **阶层（经济）：**上中阶层/低中阶层
  + **居住地：**北方/南方、城市/乡村
  + **教育：**博士/本科

在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各因素相乘时，就会产生一些具有特定亚文化特征的特定亚社会，例如：

* 上中等阶级白人新教徒，居住在南部城市
* 低中等阶级白人天主教徒，居住在北方城市
* 低等阶级黑人新教徒，居住在南部乡村
* ……

在横轴和纵轴上都存在“跨越”。如果遇到一个属于相同阶级、不同族群的人，人们会与他分享相似的行为模式，但并不分享“群体性”意识。如果遇到一些属于同一族群但是属于不同社会阶级的人，人们会与他们分享“群体性”意识，但并不分享相似的行为模式。垂直跨越（如低层跨越到高层）具有流动性，水平跨越具有边缘性（marginality）（作为“小众”者容易被排挤）。

（三）美国社会的同化模式

美国社会有三种同化模式：

* **“盎格鲁一致性”：**要求移民们接受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核心群体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彻底放弃自己祖先的文化；
* **“熔炉”：**盎格鲁-撒克逊群体与其他移民群体实现生物学合并，把它们各自相关文化混合成为一种全新的美国本土文化模式；
* **“文化多元主义”：**新移民群体的社区生活和文化在美国公民权的框架下能够得以保存，同时这些移民群体能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被整合进美国社会。

三种模式从前到后，多样性也从低到高。

“熔炉”与“文化多元主义”之间存在较大的张力。“熔炉”理念嵌入进了两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的文稿和讲演中。

爱尔兰裔美国人、犹太美国人或德意志美国人，这些用词似乎是在假设，在一个已经存在的美国，还有其他因素从外部来依附于它。事实是，真正的美国人，典型的美国人，自身就具有归化的特征。不是说他有一部分是美国人同时一些外国的成分再加进去。正如我已经讲过的，这表示美国人的组成构造本身就是跨民族、跨种族的。

——约翰·杜威

文化多元主义的假定目标是，在相当程度上保持各个亚社会的相互分离从而保证族群文化传统和族群存在的延续；并不干预这些亚社会承担对美国一般公共生活的标准化的责任；把跨族群的初级群体关系层面的亲密接触保持在最小的程度，以此防止发生相当数量的族际通婚；在次级群体关系层面领域（如政治活动、经济生活和公民责任方面）和其他群体与个人进行合作。

横向族群亚社会拥有它们自己的初级群体、组织和制度，它们的成员们舒适地生活在这些封闭的圈子里，很少与“外面的人”发生次级群体性质的交往。维持排外性亲密关系、把亲密关系限定在族群内部的族群共同体之内这一做法的功能之一，就是确保族内婚。美国的犹太人-基督徒通婚率至少从19世纪后期就一直很低。

宗教范畴内存在“三元熔炉”。在美国，发生的族际通婚已经跨越了民族背景的界限，但是存在倾向性——限制在三大主要宗教群体范围内：新教、天主教、犹太教。这幅图景更像是一个基于宗教分野的“三元熔炉”，而不是一个“单一熔炉”。

（四）信仰与行为的分离：想象的宗教

考虑到“政教分离”原则，美国人口普查局在它组织的调查中通常并不询问有关宗教倾向或信仰归属的信息。美国白人把自己“想象”为某个宗教集群的一分子，不太在意自己是否正式地归属某个具体教会或犹太教堂，也不太在意自己是否经常出席教会的仪式。

虽然都是白人，但盎格鲁-撒克逊人和西班牙裔之间存在区别。“盎格鲁-撒克逊人”通常指拥有英语血统、文化根源源自北欧、且常与新教相关的人。“西班牙裔”通常指与西班牙语国家（主要在拉丁美洲）有文化联系的人，更常与天主教和地中海文化传统相关。从文化角度来看，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强调个人主义、隐私，而西班牙裔文化则更倾向于集体主义、社会化、家庭导向。